臣類

八編類纂

五十一

芸七十七

1717
77-31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節義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一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

加1
號 1317
卷 77-81

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冊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緻宗即位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眞瓘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救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詬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
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
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
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報書告京
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
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
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
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
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
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瓘又
徙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慤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
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
邪慤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
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
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
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慤慚
揖使退所以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慤爲怯
而罷(杜倣)在台五年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
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

有譖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恨忌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高宗詔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謹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

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劒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瓘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荊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瓘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

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毋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邺開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京勔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遁遷南渡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需悉取給焉京勔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

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
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
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
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
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
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
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
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
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
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
投隙歸罪於綱竊間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
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
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邦
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
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
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
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

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撾壞之。喧乎震地。有中人出衆。巒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容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皷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庇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屬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陳東也。畏死爾。歸致此於吾親舍。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死。吏不敢言。已言。肯逝死乎。吏曰。吾亦

知公安敢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激同
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
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薦李
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珵果筆削之其心皆
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
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
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閒爲懼不欲伏闕邦
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聽其家而官其後
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
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
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板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援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偕顯列矣好問笑不荅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夫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

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
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
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
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
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
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
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蹕上不省
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
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
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好問入禁
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
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
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
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
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
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
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已而金人立
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

公眞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純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祭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大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大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納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賞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踈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避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登正和五年進士第
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
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捐直以糶民
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
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
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
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
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
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
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
日帝問宰輔比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
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
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
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
此正春秋邲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
皓五官擢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
璹副之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颍上道
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
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
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豬罕迫二使

仕劉豫皓曰萬里嚇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
磔逆豫忠事之邪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鼠
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嗜曰此
真忠臣也目止劒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
編竄也惟壽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
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宂居
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
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
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鋭
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
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忽
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
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
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
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計
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
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
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

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能久異耆以婦人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席人設廉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巳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不可與言)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

可八月除樞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宰揆寄聲檜怒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變理乖籥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尋流嶺表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贈四官復樞猷閣學士謚忠宣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曰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受撫軍事判

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
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
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
罔天聽驟得羨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
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
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
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
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
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
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
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吁可惜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饑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

進士吳師古錄本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剛中謫知處州遂死焉剛中啟曰屈滕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扶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語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衂自

汨、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陛下自
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
膺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
去、唯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
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
以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今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
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
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
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
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迁

知此會議不如獨議

自洪伯彥黃潛善王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寧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

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内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受其賄也）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覿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

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
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
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
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
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
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
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
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
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
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

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
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人
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
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
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
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
客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
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
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掎角時大雪河氷皆合銓先
持鐵鎚氷士皆用命金人遂退

宋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鹽盜沈師犯南粤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橐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或謂金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其日修其禮

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千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迺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薹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

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婁良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光宗即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致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賜謚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廼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入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廼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襯之禮則請備以筴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賠賊狂

言敢爾葢以立信耶云尋中以庇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賠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遁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毋楊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盡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曰言兵必

亡漕使陸景思嗾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圍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十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屢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入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興帝崩於厓山宋亡枋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肯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怠以興

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
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
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
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
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
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
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
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
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穗米
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死伯父嶽卿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
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
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
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
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
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
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

已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室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沂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用舍賞罰無一是者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楊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楊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即日詔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鬬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參知政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术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閉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與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穊牛皮麪蓁以給之兵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
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楊與姜才將兵七千
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术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
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陴將孫貴胡惟孝等
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
朱煥請曰楊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
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元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沙班行
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慶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
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
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
外闕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
知政事仍守安慶汚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伯
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
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視寇攻
西門闕斬郤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
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
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闕

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劍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邪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寇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清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初闕死賊義之求尸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元福壽

福壽唐元人至正十一年頴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

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
衛官討之而後以聞十六年三月　明兵圍集慶福
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
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
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出叱之曰吾爲國
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
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謚忠肅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榮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伯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宰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作史者只任快筆不可訓處闕冗蕪曰乎

不濟

亦不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夫上方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知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

弘稱之爲重臣亦當其人矣

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甚嘉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

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

官其弟異數也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魏陳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强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爲司空西曹掾

蜀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毋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伐蜀從叙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荅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

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

魏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曹操操以畿爲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操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郃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幾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
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
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
喜雖陽事幾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幾患之說固曰
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
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
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
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
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
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幾知
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
城助幾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晨攻
幾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晨敗固等伏誅
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
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幾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
嘗詞訟有相告者幾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
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
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

孝子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特
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
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
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
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
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
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
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
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
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

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
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
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篡革進封豐樂亭侯、
其後帝幸許昌、畿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
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
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謚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
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
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
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
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要善看）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謚曰康左長史范豁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高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

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蓨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遠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湛等勸崔浩刋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
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
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
問臣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
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
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感不能對
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
僚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類
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
若更有餘衆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戮千口
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
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
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
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
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
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
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多違然臣於浩實同
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嚴下載造之慈違心苟免
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宮導肯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卽位尤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謳鼓舞殺生燒葬一切禁絕雖條貞久頒而不革變教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集賽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
食饗之禮今塋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
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
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
之至乃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嘵罔
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
貴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
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
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恐惡彰
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
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
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俛俛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
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
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
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
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
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唯草屋
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
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
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
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
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竝
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葢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
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居易敏悟絕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奇之少所推可見其
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
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
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
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
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
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
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河東王
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
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鄙彫瘵所得財號爲

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鍔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至是孫瑭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瑭進奉國以綏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至行營節度卽承璀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廬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

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狃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秪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强鯁帝未諭甄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扼擾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譬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

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費餉每道各山籌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

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祕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
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
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
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
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
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
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
之翰實玭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
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
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
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
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
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
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
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
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
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
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
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

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朝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頃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濫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眞宗即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本宮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
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
崇聞之股慄不敢由郎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
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
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
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
刑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
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
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
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察使益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
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
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
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
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
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
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
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
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言事者請城
綏州屯兵積穀以備黨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
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役登
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
復城之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
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
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
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
其利復請闕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
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
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
盛犬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
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
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
其笄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
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
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
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
禹偁策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頴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遷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判爲嫚書來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丐手刺其壯者爲宜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雋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巵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宸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率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詔將入寇攝守巫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伏絡驛往戍蜀詔趨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印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會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禰寧

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頵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即位召見請約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會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熲與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眞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

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興闕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于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請謚蘇軾爲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即欲紛更院事方平徹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弼有愧色蓋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有激之言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藉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

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勤眞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贇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贇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救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譏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閒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妾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可顧希名于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視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郎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間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是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刑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迭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温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宣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公於登第先後淡若水其謀國如是信乎精神不兩用

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只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陋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鎰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三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隴直温直温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必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宵中未嘗起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眞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

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沙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堊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稾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先內侍竊謂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僉充种諤與西事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卒年五十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東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糶熙寧免役之法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戩戩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淩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固疏水塘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鈎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覺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强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漸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鞫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琯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琯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琯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

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悞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汧州。大才之兵屢衂。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環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忠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

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斃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洲
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
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
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
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
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
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
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行而
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
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覘之動息悉知
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檄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
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
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
帛稱是輿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
知之大入輿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
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
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頗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逵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徹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二遺戒不得作佛
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滴獻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刑賦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以文章朝猶十年不調責以無甚高論蓋吏風朴已

之爲僕射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旁代尉口對嚮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嚮。舉
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
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
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
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
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
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外臨廁。是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愼夫人
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漆陳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可闕此端）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猶仍秦）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當時公卿宗妾交）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兄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韤、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韤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建、掩搦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

周內窮詆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

武后亦爲此

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虺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戳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乎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
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
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
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
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
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
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又上
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還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囂謗
滿路庶季入多逆節鞫訊結繼刑慘獄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
雖朝堂進表列闕內牒叫閽弗聽即鼓弗聞使申其
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
法深詆三司理讞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
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
孝諶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
給事中孝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臧訟冤有功明其
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
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
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麗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
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
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彼嘗君於死今生
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
私害公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
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
辛年六十八開元初竇希璡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
愉以報舊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
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
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
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
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悝平糴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
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
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
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
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

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解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補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于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

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脇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忌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訏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縣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僞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籍軍者督戎伏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淹下。年之有云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矜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奏已即削。彙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六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胄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

立法不終自古如此

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柩詔有司爲立廟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眞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眞卿自代爲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

食畿縣百姓乃按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窮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砥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輦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

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畿日淪波掛席
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
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
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
人疾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聲愚
儒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
利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爲相共五年矣京師
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
十萬即頓減徑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
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

多命之曰引海陵之倉以食華洛是計之得者其利
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
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
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
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
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
武牢成皐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
煙爨蕭條慘慄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輻車
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
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濕故每年正月

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逵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濘千里旋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絶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鬥司元戾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犇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毀聖慈合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其報明主丹誠未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得方)即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鄣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訊鞫宰臣元載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改用)勅載皆欺伏初晏承旨門下侍

只爲要做事

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復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殁二十年而韓泗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

諫以爲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未服

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無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寖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

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提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從點司是中旨持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歛板啾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

眞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眞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準即檢壽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舟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癰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詗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捄弊志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一百餘自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為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

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俵嘉祐故事盡罷摧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竝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摧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羸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

妙用

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獉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悉知慮於食貨籌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愈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

和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縣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訖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陸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母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馬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雞
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
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耘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
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
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
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
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
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
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
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
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
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
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
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

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
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
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
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
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
廼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
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
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
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
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
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
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
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
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
之長吏許成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
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
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
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
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鷕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鷕雀飛止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鷕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鷕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

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
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
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毋得
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
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
意覇甚憝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覇
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覇太尉官罷久矣丞
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
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
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
書令受丞相對覇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
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覇爲首爲丞相五歲
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剌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
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
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
義出身强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
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潁川多豪强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
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
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
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
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又置正五長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
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
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
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
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至高陵民有兄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令民有骨

內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馬翊爲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免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與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嘗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汜鄉侯官至大司農初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
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竝名重當時休字子泉
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
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
自絶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
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
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第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絶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戸講誦絶人問事學
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
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宗令不能決

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